



#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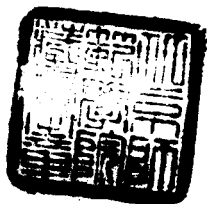
[奥] 弗洛伊德 著

高觉敷 译

5117



21134604



商务印书馆

1987年·北京

1134604

*Sigmund Freud*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Vienna, 1933

据纽约诺顿公司出版的 SPROTT 译 1933 年英译本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译出

JINGSHEN FENXI YILUN XINBIAN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奥〕弗洛伊德 著

高觉敷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330-X/B26

---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1 千

印数 48,000 册

印张 5 1/4

定价: 1.15 元

# 译 序

高 觉 敷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原名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33年出版于维也纳; 同年由斯普洛特译成英文, 名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在纽约出版。中译本是根据英文本重译而成的, 初版刊行于1936年。

《精神分析引论》中译本于1984年修订出版。《新编》是《引论》的姊妹编, 在内容上涉及问题较多, 对精神分析有较大的代表性。惟因《新编》有不少可议之处, 如果逐一评论, 则为译序篇幅所不许, 置而不论又怕某些谬种流传, 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 决定先对新编七讲分别作一简介, 其次采取“射人先射马”的方法, 评介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 从而批判他的战争心理学, 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妇女心理学。

## 一、《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内容简介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计分七讲。第一讲除重述《引论》中梦的理论要点以外, 兼及有关梦的实验, 并增加若干种梦的象征。

第二讲由梦的分析, 探究奥秘的知识, 是“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或“灵学”(Parapsychology)的题材。

第三讲提出了人格的三部分，即自我、伊底和超我，并论述这三部分与意识，前意识及潜意识的复杂关系。这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或人格心理学，是《新编》重要的一章。利伯特(R.M. Liebert)和尼尔(J.M. Neale)的《现代心理学》(Psychology, A Contemporary View, 1976)指出，“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首创当代第一种人格心理学说，即精神分析说，对我们的人格心理学、变态行为、儿童抚养实践，甚至实验心理学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①</sup>

第四讲修改了焦虑的旧说，提出了焦虑的新说或第二说。旧说以为恋母情结受了压抑以后产生了焦虑。新说认为焦虑是警告自我将有危险到来的信号，这个危险就是阉割、或割势。儿童玩弄生殖器时，父母曾以阉割威胁他们。这是阉割情结的来源。因此不是压抑导致焦虑，而是焦虑导致压抑。法因(R. Fine)赞赏了这个新的焦虑说，认为“弗洛伊德的第二说首次发表于1926年的《制止、症候与焦虑》(Inhibition, Symptoms and Anxiety)，事实上被普遍接受了，没有遇到敌对的学说，仅仅是经过许多方面的加工而已。”<sup>②</sup>

第五讲妇女心理学是他受了父权社会大男子主义流毒写出来的一章。我的《引论》译序出版以后，有一好友来信说，“《引论》译序对弗洛伊德的四点批评意见无懈可击，惟憾未把他作为反面教员来批”。现在他的妇女心理学确可视为西方心理学反面教员的典型了。

① Liebert and Neale: *Psychology*, p. 315.

② R. Fine,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1979.

第六讲篇幅较长，首先是他对辱骂分析者的批驳，第二他讥讽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浅陋，似乎阿德勒诊断各种神经症的原因均为补偿缺陷的向上意志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批评是不很公允的。很明显，这反映了弗洛伊德本人胸襟偏狭，不容异己，不善于团结人的性格。

其次，本讲对儿童教育的某些建议也有可供借鉴之处，例如他说，“儿童须学习控制其本能。”“完全自由可使父母无法过活，儿童也必在当时及其后深受其害；反之，一味抑制也可有招致神经官能症（简称神经症）的危险。因此，教育必须于自由和禁止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虽然如此，但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热情的拥护者，对他的教育主张也须予以阶级的分析。

第七讲涉及世界观问题，是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的一章。他首先为世界观下一定义，说它是一种理智结构，包罗万象的学说，为存在有关的问题提出统一的解答，然后肯定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必须接受一般科学的世界观。他认为宇宙的知识不是得自天启，而是得自理智的观察，并坚持科学有批评哲学和宗教的权利，而尤以宗教为科学的敌对势力。因为哲学只引起少数学者的兴趣，至于宗教则可影响人类最强烈的情绪，以致宗教信仰深入人心。

他对宗教的起源，宗教与泛灵论的关系，宗教对人类的威力，福善祸淫的说教，都作了饶有趣味的评论。最后，他指出宗教的欺诈性。“宗教断言只要人们完成某些伦理的义务就将予以保佑和幸福。”然而“有时狡猾凶恶之人反能得到世上一切可欲之物，而圣洁贤士却两袖清风，一无所得。”黑暗冷酷的势力决定了人之命运，

而宗教所称的“统治人世善恶的赏罚制度则似不存在。”总之，弗洛伊德是维护科学的世界观而反对宗教的世界观的。

本讲还评论了另外两种世界观，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怀着敌对的态度。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为经济决定论。

## 二、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

1. 弗洛伊德(S.Freud, 1856 — 1939)由于受了布吕克的影响走向机械唯物主义。

弗洛伊德的职业是治疗神经症的医生，但是他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却对行医不感兴趣，其所以终于当医生，则由于接受其师布吕克(E.Brücke)的劝导。据他自述，他在青少年时，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谜，感到有了解它的强烈兴趣。他以为要获得这种了解，最有希望的途径是考入医学院学习。但他在入学以后，对动物学和化学的探索成绩不佳。最后，他得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权威学者布吕克的教导，才决心专攻生理学，尽管那时这门科学还太偏狭，仅局限于组织学。他原欲献身于科学理论研究，但是布吕克认为他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宜于从事纯理论的专业，因此，他从神经系统的组织学转治神经病理学，后来由于新的需要，开始治疗神经症。<sup>①</sup>可证明布吕克对弗洛伊德的师生之谊是很深厚的。弗洛伊德自称只有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才得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布吕克是怎样的一位生理学家呢？他和赫尔姆霍茨(H.L.F.V.Helmholtz)，路德维希(C.F.W.Ludwig)，杜布瓦—莱蒙(E du

<sup>①</sup> E.Jones, *Freud I*, pp 28—29.

Bois-Reymond) 四人都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生理学家约翰内斯·缪勒(Joh. Müller)的弟子。他们有共同的志愿,反对唯心主义的生机论。布吕克和杜布瓦-莱蒙于1845年撰文宣称:“有机体内除常见的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别无其他的力。对于那些一时不能用这些力解释的事例,他们要用物理数学的方法寻求它们活动的特殊方式,或者假定有一种新的力,可归结为引拒力,与物理化学力有同等的科学性。”<sup>①</sup>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在论述了这四位生理学家的反生机论联盟后,指出“布吕克并收了一个新学生弗洛伊德”。<sup>②</sup>

布吕克等四位生理学家可说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弗洛姆(E. Fromm)在讨论弗洛伊德的失误的根源时,称布吕克的哲学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特别是德国人沃格特(K. Vogt)、摩莱肖特(J. Moleschott)、毕希纳(L. Büchner)一伙所发展起来的学说。他说,“毕希纳(1855)在《力与物质》一书中自称发现没有无物质的力,也没有无力的物质;这个信条在弗洛伊德的时代是广泛流传的。”<sup>③</sup>弗洛伊德是忠于这个信条的。因此,那时,弗洛伊德可说是布吕克式的唯物主义者。弗洛姆又说,“弗洛伊德把他的旧说建立在我们不难识别的一种科学模式之上,这就是,他的老师布吕克以及包括赫尔姆霍茨和毕希纳等全体机械唯物主义者的哲学模式。他们把人当作受化学历程支配的机器,感情、情感、情绪都被解释为特殊的,可以识别的生理历程的产物。”<sup>④</sup>

① E. Jones, *Freud I*, pp. 40—41.

②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中译本第815—816页。

③ E. Fromm, *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s Thought*, p. 5.

④ 同上书,109页。



## 2. 弗洛伊德的医疗实践与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矛盾。

但是，弗洛伊德所倡导的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是与布吕克的机械唯物主义有所抵触的。他通过神经症的治疗工作，要以研究人的激情和欲望为目的，重视人的动机或欲望的矛盾，而以自由联想的精神分析挖掘其背后的原因。他告诉那些反对精神分析的人们说，“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的观点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层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sup>①</sup>这个调子与其说是反映洛克的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精神，不如说是反映莱布尼兹唯心主义的精神；与其说是继承布吕克的物理学传统，不如说是继承布伦塔诺(F. Brentano)意动心理学的传统。所以弗洛伊德虽不止一次地表示对他的老师布吕克的尊敬，但不是始终坚持他的唯物观点的。因为第一，他的母校维也纳大学要求主攻医科的学生必修哲学三年。弗洛伊德于1874—1875年间，每周要听布伦塔诺讲课一次。<sup>②</sup>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是与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对立的。冯特对感知觉进行实验，兼及感情，他重在心理内容的研究。布伦塔诺不主张实验而主张经验的观察，认为精神现象是看、听、思维等的活动，而非感知觉的内容。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是不能使弗洛伊德无动于衷的。

第二，弗洛伊德曾与布洛伊尔(J. Breuer)合作，治疗癔病。布洛伊尔对病者施行催眠，使病者诉述童年时已经忘记了的苦恼，尽量宣泄从前不敢表示的情绪冲动，病者的症候就从此消逝了。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中译本第7页。

② Jones, *Freud I*, p.37.

第三，弗洛伊德于1885—1886年间在法国受了沙可（J. M. Charcot）、伯恩海姆（H. Bernheim）、李厄保（A. A. Liébeault）等的启发，认识施行催眠暗示时，医生对病人的观念传递可以治病，突破了德国医生的解剖学的观点，体会到精神疗病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3. 他的生物学观点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持续。

但是布吕克的唯物观点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虽不能说根深蒂固，但仍然是时隐时现的。最突出的是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活动必须有物质的基础。弗洛姆说，“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了解人的激情，就是从前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或神经学家所关心的激情。弗洛伊德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时关于内分泌对于精神的影响所知甚少，生理与心理相关的现象有一种是人所熟悉的，那就是性。如果我们认为性是一切内驱力的根源，那么学理上的要求就可以满足，精神力量的生理基础也可以被发现了。”<sup>①</sup>

所以弗洛伊德走向泛性论不是偶然的。同时，沙可治疗神经症也强调性的病因，更使弗洛伊德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但性与自我是有矛盾的。性是文明社会传统中的禁忌。有修养的文明人往往以自我理想压抑性的冲动。所以性的倾向留存于潜意识的领域，不能擅入意识。《引论》神经症通论中有若干病例的致病原因都是由于自我压抑性的倾向的结果。

弗洛伊德为了维护精神分析法，曾对生物学观点表示不满。但在基本理论上，他正是从生物学观点出发的。他说，“我们以为先将本能区分为两大类，使相当于人类的两大需要——即饥和

<sup>①</sup> 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5页。

爱,想必不至有重大的错误。我们在其他方面,虽不愿使心理学依存于他种科学,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下面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就是生物个体服务于自存及传种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似各相独立,其起源也各不相同,而就动物而言,其利害更常相冲突。我们在这方面实即讨论生物学的心理学,而研究生命历程的心理的附属物。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乃介入‘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于精神分析之内。前者包举个体的生存、延续及发展。后者兼括幼稚的及反常的性生活。我们根据关于神经症的研究乃视自我为压抑的势力,性的冲动为被压抑的势力,结果不仅深知这两类本能的区别,且复深知它们的冲突。我们研究的目标本仅为性的冲动,而称其势力为里比多。”<sup>①</sup>

同时,弗洛伊德通过几年的临床观察,发见一个人的里比多不一定倾注于其他个体,而先倾注于自己。新生儿先爱自己,后爱他人,特别是他的母亲。这个自爱,弗洛伊德根据古代希腊美少年纳西塞斯顾影自怜的故事,名之为纳西塞斯现象,即自恋现象。据说这个现象始于胎儿期,终生存在。早期的自恋现象,弗洛伊德称之为原始自恋。后来当对象的爱受了挫折时,里比多复倾注于自身,这便被称为后期的病态的自恋。<sup>②</sup>

因此,弗洛伊德以为性和自我不一定是对立的。他修订了他的本能学说。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给他以很大的冲击。人们为什么在战争中丧尽天良,互相残杀呢?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人们的思想观点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于是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英文版第131—132页。

② B.B.Wolma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 of Psychology*, p.230.

弗洛伊德在否定阿德勒于 1908 年所提出的攻击冲动之后，只好在 1917 年予以默认了。他原以为爱和恨都来源于性，现在只得承认恨或攻击不来源于性，而来源于自我保存自己的斗争。他把性和自我合成一种本能，定名为“Eros”或可译为食色本能，并使它与攻击冲动对立起来，造成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矛盾。

他说，“近来，我提出了一个我要坚持的本能观点，作为未来讨论的基础。依照这个观点，本能分成两种，一种为性本能或食色本能，它是远较显著而远较便于研究的。它不但包括不受抑制的名副其实的性本能和目的改变、带有升华性质的本能冲动，而且包括自我保存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原应归属于自我，而且在分析的早期，我们有适当的理由将它与性的对象本能对立起来。第二种本能是不那么容易明确指明的；我们终于认为虐待狂是它的代表。我们根据生物学的理论，作出一种死本能的假设，而死本能的任务就是要将有机的生命导回到无机状态；相反，我们假定食色本能把生命实质分散了的微粒，集结起来，构成了复杂化的延续着的生命。”<sup>①</sup>所以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从性的一元论到性与攻击本能的二元论，依旧是生物学观点的具体表现，是布吕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弗洛伊德的这个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对于人的行为的历史制约性视而不见，似乎人和一般动物无异，都仅靠本能过活。爱的本能使他只知道人不爱己，天诛地灭。攻击本能使他感到无力杀人，只好自杀。所以雅罗舍夫斯基和安齐费罗娃说，“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的基本动力置于人的本能范围内，断言人的全部行动在

<sup>①</sup> S.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p.30.

于追求快乐或渴望满足有机体的需要(生的本能)以及追求破坏,侵略,这种意向起初指向周围世界,但由于社会的禁止乃转而指向个人本身(死的本能)。”<sup>①</sup>这在心理学内犯了生物学化的错误,似乎社会和文化对人的行为是不起作用的,生物本能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而在弗洛伊德的早期学说中,则以性为重点因素。

#### 4. 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果然是机械唯物主义吗?

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本来是貌殊而实同的。费尔巴哈认为“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sup>②</sup>恩格斯肯定他这个观点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在上层建筑问题上就显露出他的唯心主义了。所以他是下半截的唯物主义者,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者。弗洛伊德不问他的上半截或下半截都是唯心主义者。他研究意识和无意识时,纠缠在无意识的分类问题,说什么依照描述的意义,无意识有两种即前意识和潜意识,依照动力的意义,无意识只有一种即潜意识,<sup>③</sup>但既不牵涉到脑,也不牵涉到外界。所以肖罗霍娃说,“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心理的东西实质上同脑的活动毫无关系,同外界影响也是绝缘的。”<sup>④</sup>

弗洛伊德的自我、伊底和超我也他的主观想象的产物。所以捧他为心理学史上四大心理学家之一的波林也把这三种东西叫做“幽灵”。他说,“因为精神分析太富于主观色彩,以致在超我、

① 雅罗舍夫斯基等:《国外心理学的发展与现状》,第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3页。

③ S.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p. 5.

④ 肖罗霍娃:《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心理学》,孙名之译,上册第191页。

自我和伊底的概念中包藏有‘幽灵’的嫌疑。布吕克如果泉下得知,他在1845年与赫尔姆霍茨等几个人签定的使生理学保持物理主义的盟约,竟在一百年以后导致了这样一种信仰,认为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三个作战的幽灵,就不免大吃一惊了。”<sup>①</sup>

因此,如果有人问,弗洛伊德是机械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呢,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是“一身而二任焉”。

### 三、对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妇女心理学的批判

我在《精神分析引论》译序中,曾经说过“弗洛伊德的声誉之隆,影响之大,在心理学家中是罕见的。”他的动力学说推动了生理学家对梦和睡眠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家对儿童的性的发展,动机和欲望的满足或代替满足,变态心理的防卫机制都进行开创性的观察和实验;使神经症的医疗工作者,丰富了心理治疗的方法,提高了疗效;使文艺工作者有了新的观点去欣赏文学、美术、音乐的创作;如此等等举不胜举。所以“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sup>②</sup>

但是由于他的学术观点的错误,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论点,却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引论》译序已经提出了四点意见,《新编》译序拟就内容有关的问题批判他的战争心理学,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妇女心理学。

① 《实验心理学史》中译本第823页。

② 同上书,第814页。

### 1. 批判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属犹太籍，当希特勒发动反犹暴行和法西斯战争时，他是惨重的受害者。所以当爱因斯坦写信邀请他讨论战争问题时，他积极参加，写了“为什么战争？”(Why War?)的文章。<sup>①</sup> 他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他回顾了历史的经验，认为“谁有较强大的武力，谁就得到统治权——利用兽性暴力，或暴力与科学结合起来统治。但这个政治制度在进化过程中已有所改变了。从暴力到公理或法律是有路可通的。什么路呢？我相信只有一条路，就是单个人的暴力可以由几个弱小势力联合起来，同它竞争。‘团结就是力量’。暴力是可能用团结攻破的。团结者的力量代表法律与单个人的暴力相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理就是一个社团的强权。它仍然是暴力，但这个暴力预备指向任何反对它的个体；它用相同的方法，遵循相同的目的。其唯一的差别就是占优势的不是个人的暴力，而是一个社团的暴力。但是为了从暴力有效地过渡到这个新的公理或正义，就必须实现一个心理条件。那多数人的团结必须是稳固的和永久的。”

弗洛伊德的这个团结反抗暴力的主张是可以肯定的。孙中山也说过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但弗洛伊德所谓弱小势力是否即指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呢？恐怕他还没有这种政治认识。帝国主义者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弗洛伊德以为团结者的力量代表法律，它的暴力就是公理。可见弗洛伊德以公理对暴力而不以暴力对暴力。他可不知道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批判的武器

<sup>①</sup> “Why War?”载于 Freud, *Collected Papers*, Vol. 5, pp. 273—287.

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sup>①</sup>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sup>②</sup>战争不是全盘被否定的，有正义的战争，有非正义的战争，要拥护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弗洛伊德自称为和平主义者，似乎是反对一切战争，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至于弗洛伊德则除诉诸公理、正义和法律，寄希望于“国联”外，更求援于他的本能学说。他对爱因斯坦说，“你对人们如此容易热衷于战争表示惊异，从而怀疑他们内心可能有类似于一种怨恨和破坏的本能在起作用，迎合了战争贩子的意图。我再一次向你表示完全同意。”他自称近来发现人有两种本能，即食色本能和破坏好杀的本能。后者是战争的动机。因此，为了防止战争，其间接办法是使它的对立面食色本能或爱，即不以性为目的的一般的爱发生作用，反对打仗。他以为“精神分析在这个方面讲爱没有羞耻的必要，因为宗教本身说过同样的话，‘你要爱邻若己’。”但人是分阶级的，社会上的权利分配是随不同的阶级而悬殊的。恩格斯说，“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sup>③</sup>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极少数资本家享受高消费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工农大众“仅有最必需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4—235页。



西来勉强维持生活”，他们能互相亲爱，和平共处吗？所以弗洛伊德以杀伤的死本能解释战争而以一般的人类的爱消灭战争，是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的唯心史观的战争论。

## 2. 批判弗洛伊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他采取了欲抑先扬法，达到了阳奉阴贬的目的。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各种经济组织的方式对于人类各方面生活的影响，到了现在已成为一种不能否认的权威了。”<sup>①</sup>然后，“图穷而匕首见”，他指出“马克思学说有几个命题在我看来，似觉费解，例如社会形式的进化是一种自然史的历程或社会阶层依照一种辩证法的历程而彼此转变。这些话有什么意义，我不敢说能了解，听起来不象唯物主义，而类似于晦涩难解的黑格尔哲学，因为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这种哲学的影响。”<sup>②</sup>这是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污蔑。当然，马克思曾受过黑格尔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是采取它的合理内核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的，他的哲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由机械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哲学就似乎不象唯物主义。其实，弗洛伊德所不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进化是一种自然史的历程以及社会阶级的形成和更替的学说就是马克思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根据物质的需要，结成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物质生产。到了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原有的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反而束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英文版，第241—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2页。